



書經集注

四七二
466
5



書經集註卷之五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
 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
 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
 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
 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
 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
 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

四七二
 466
 5

左哀公十五年

書經集註

卷之五

一

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

言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率呼大誓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畫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

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夫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音教河亶甲居相去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

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而遷也

若顛木之有由彙天其末我命于茲新邑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仆也由古文作專木生條也顛木譬歌由彙譬一般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反扶又生也天其將采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
 庭。

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馮諧鹵。會塾。音隘。而有沃
 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君而巨室則總于貨
 實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
 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去。有能審
 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徃徃為在位者之所排

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
 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
 法。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齊整不顧長短縱橫也。以整齊之惟舉
 先主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
 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
 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馮鹵塾隘有欲遷
 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
 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
 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

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母同母得傲上之命從也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群臣而發以敷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

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伎術在外則不和言于百姓誆上死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去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耆成人也蓋沮在呂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揚予一人予

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去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榮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

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太族遺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聲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

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
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
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
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姦宄以自尖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

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

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

燎于原。不可嚮通。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

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吉好也。先惡為惡之先也。奉承悃痛相視也。檢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也。咎過也。則惟爾眾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故。當常

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入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為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有及逸勤。予敢動

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

不敢動用非德。

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賢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

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

一人之作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吝。但已者。弱少去。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
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
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
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
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

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徃各敬汝事整齊
汝位法度汝言不然
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
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

登進厥民

史秦凡無者
与子作与子行

作起而將遷之詞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
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
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
盤庚之仁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

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
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
之災鮮不以不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
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及月慙
民亦憂其憂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

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不從厥志何也蘇

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

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

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

瘳

上文言先主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然疾忿怒何須

詩大雅采芣之篇

於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

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平下文言廷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孟子離婁上

書經卷五

卷五

十一

今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

迂乃心。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惡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予遷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居業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

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震朕民。

陳久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法，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止其罰汝。汝罔能迪。

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

汝民不能樂，音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

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
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具王乃祖乃父不

乃告我高后曰你不刑于朕孫迪高后不

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
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具王者其祖
父亦告我成湯作不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不乃崇

直

降弗祥而不救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
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
之辭非真為群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
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
之無所赦也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
及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
自利故盤庚以具其王為戒此及其俗之惡而禁
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
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
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求敬大恤。無有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求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

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音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剗。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求建乃家。

間

直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入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未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去聲。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
屢遷成湯欲多干前人之功故復扶又往居亳按
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臯南輟轅西降谷以亳依
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
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

震動萬民以遷

今耿為河水圯壤沈溺墊音隘民用蕩析離居無
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
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

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
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下。

用宏茲賁。

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厥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畧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

是而益求盤庚其賢矣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釋導汝以念敬我之衆也。

朕不肖好覈負敢恭生鞠人謀人之保居。

叙欽。

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一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母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式敬也。敬布為聲。民之德求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息也。盤庚篇中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

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及覆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養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傳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並去聲。下篇記說

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二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

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

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

不言臣下罔攸臬令

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

其札更服

言七夏一本作
言居喪是

鄭氏註云諒古作梁。楮音謂之梁。闇讀如鶉鷓。淳
 之鶉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楮。鄭
 氏謂柱楮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
 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
 言為語復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
 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
 免喪而猶弗言群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
 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
 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
 命不言則臣下
 無所稟令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
 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帝賚予良弼
 其代予言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群臣以不言之意言以
 我表止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
 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帝與我賢輔
 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
 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

而一本作惟

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

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畫也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反即獲之間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荀子勸學之篇

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名况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上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

孟子離婁之上篇
通音讀

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

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日雨為霖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天朕心者澆我心而厭飲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

用傷。

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惟賢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教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

命。

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

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

臣士。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
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
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
之計而已也。惟
欲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
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
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

戈省厥躬。主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
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聲已當

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賢者。戒其有所輕予，與于文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已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矣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用

及惡德，惟其賢。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聲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

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墮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駕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早不能為之害所謂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咎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耻過誤而迷己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亭罔

聞于行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

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二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

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

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合小子舊學于其盤既乃遯

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其盤臣名君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其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叙其廢學之因

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其盤遯于荒野以合小子語昧推之非是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于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

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止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說曰：主人來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友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三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來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讓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

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數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數學于入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數。數於為學之道。半之。

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直。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平中間一語。獨爾險巧。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去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

其意廣求後人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益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

后惟克殛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

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王先世長聲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與起也提于市耻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

皇天爾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用禪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

天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

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
慊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於衆休命上文高宗
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
君臣相勉厲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傳說為商
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音容祭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更氏
以為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
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
有

書經集注 卷五 三十一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音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異蓋祭禘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禘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雉雉之異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求有不求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與奪惟主象如何爾降年有求有不求者象則求不象則不求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止祀之類祖已言求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象與不象而已禱祠非求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乎命正厥德乃

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
孚命者以妖孽音為符信而譴誥戰告之也言民
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
其恐懼脩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
必誅絕之矣祖已意謂高宗當因雉雉以自省不
可謂適然而自恕夫音扶數音祭豐昵音微福於神不
若德也音瀆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各改不聽

罪也雉雉之異是天既乎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
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疆于昵

司主音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音微福於神非
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
昵廟乎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音諧勝也黎國
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音羑音以

反里殷微曰姜里。一日地。名在河内湯陰縣。之囚。獸洛西之
 地。紂賜子矢鉄鉞音未使得專征伐為西
 伯文王既受命紂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
 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也。戡黎紂惡不
 陵勢必及於紂故恐懼奔告于王度幾王之
 改之也。史録其言以為此篇詰體也。今文
 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
 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
 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有以見音祖
 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
 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

言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絶
 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
 言天既已絶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告者
 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

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聲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近音存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太命不

摯今王其如台

太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太命胡不至民苦

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聲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歎息謂民雖欲止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方能責命

于天

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合反列在上方能責其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

語音入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音預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

書經卷五 三十九

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

厥德于下

文師大師三公箕子也少師狄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

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兇卿士師師非度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

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兇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德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

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暴寡方起讎怨爭
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崖若涉大水
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
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
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
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老遜于荒
今爾無指告于顛隳若之何其

曰者微子更平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

狂暴虐無道我家者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
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隳墮之
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
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沉酗之象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
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
道故天降災自天中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
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

言是音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沉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乃罔畏畏音多弗其者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弗逆也者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拂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菴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武王大誓言中

今殷民乃攘竊神祗之犧牲牲用以容

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犧牲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究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究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

一多瘠罔詔

誰一本作仇

讎歛若仇敵措辭歛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怠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歛之事。夫扶上以讎而歛下則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歛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

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策決不可不去也。此

答微子論喪顛隳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象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遜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歎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反胡孟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

左傳六年

許許男面縛銜璧哀經音催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音弗焚其櫬禮而舍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去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書經集註卷之五終

